

凡川◎著

兰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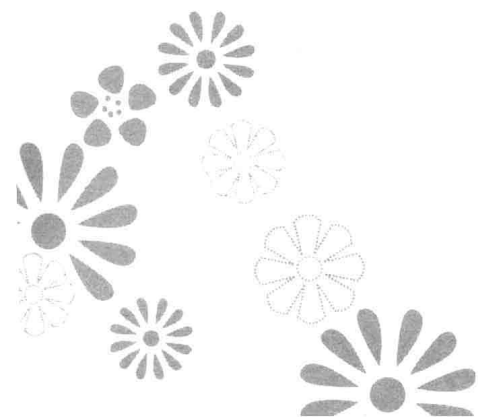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下

一十三省的女儿就数兰花花好



三花
下
第五十三章



延安监狱设在宝塔山以南的龙湾山半山腰，坐东向西，大门朝北，进了大门，有十七眼土窑洞，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人员办公室和后勤处办公室。后勤处窑畔上有六眼土窑，是院长和副院长办公室；后勤处下面的一排窑洞，分别是第一审讯室、第二审讯室、典狱长办公室等狱政工作人员办公室。朝南有一个石头砌成的大门，便是监狱大门。进了大门，有东西相向两排窑洞，坐东向西靠山的十二眼土窑洞是女监一至十二号；坐西向东靠畔的十三眼石窑洞依次为值班室、学习室、男监一至十一号。每眼窑洞住六个犯人。脚地上铺着一层干草，干草上面铺着褥子。被褥是用粗纺老布做成的。监狱北边，有一个礼堂，是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开会用的。监狱南北两头各有一个岗楼，是狱警站岗放哨的地方。在这干石畔上，冬天冻得要死，夏天晒得要命。魏国柱关押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天，魏国柱和其他犯人一块儿，由狱警押着，来到宝塔山上，填埋日军飞机炸下的深壕。宝塔的顶部也被飞机击中，砖块被炸得撒落一地。一群犯人把撒落在地上的砖块捡拾起来，堆到一起。

日军轰炸延安期间，这些犯人天天都在劳动改造，哪里有脏活累活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作为犯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待在监狱里面白白吃饭，只有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

魏国柱站在宝塔山上，望一眼延安城，城里到处是飞机轰炸的痕迹。他此时的心就像眼前这座城市一样，伤痕累累。他身在延安，心早就飞回了临镇，飞到了兰花花身边，每时每刻都在挂念着他的心上人。在没人的地方，他对着巍峨的大山、对着幽静的山谷，放声呐喊着“兰花花”。他那凄惨的呐喊声回荡在大山之间。

这天劳动罢，到吃午饭的时间，其他犯人都抢着去排队打饭，魏国柱却没有一点食欲，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天空。蓝蓝的天空飘着一朵一朵的白云，非常好看。看着看着，兰花花穿着蓝底白花的衣裳突然出现在眼前，他喊了一声：“兰花花！”只见天上的白云慢慢散去，兰花花不知去向。他着急地喊道：“兰花花，你不要走，等等我。”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刚才是做梦还是幻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蓝底白花，不就是兰花花穿的衣服吗？他随口吟唱道：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兰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地爱死人。

这是从心底自然流出的歌，他反复地吟唱着。狱警走过来，厌烦地催促：“魏国柱，你不去吃饭，在这里嘟囔甚哩？吃了饭赶快干活去！”

魏国柱看一眼狱警，心想，你管住我的腿，又来管我的嘴，不让我出声，我就在心里唱。

时令已经进入秋天，田地里长满了庄稼，洋芋扯开了蔓子，黑豆结上了豆荚，玉米棒子吐着红缨，高粱穗子迎着阵阵秋风摇摆。今天，魏国柱要和其他犯人一道参加一次特殊的劳动，到杨家岭去参加中央大礼堂的修建。魏国柱愉快地走出监狱，走下龙湾山，过了南河，进入大东门。

自从被关押到延安监狱，他还是第一次进城。城里街道两旁的铺面都已经开门，生意虽说不是那么红火，但也不冷清。他们东瞅瞅，西看看，过着眼瘾。大约一刻钟左右，来到了北门口。走出北城门，来到延河边，魏国柱看见后川里延河两边，秋庄稼一片连着一片，郁郁葱葱，长势良好。老远就看见一片红彤彤的高粱，于是情不自禁地吟唱道：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
惟有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太阳从东边山头上升起，他们沐浴着早晨的阳光，向延安城北郊走去。魏国柱嗅着秋天新鲜的空气，心情格外的好。路边的小草打湿了鞋子和裤腿，他全然不顾，他用陕北民歌的曲调配上自己创作的歌词尽情地唱着。

他把两段歌词连起来唱，越唱越有劲，此时，他完全陶醉在歌里，他要用歌声表达对兰花花的思念。

杨家岭整整背了一天石头，累得他腰酸背疼，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不由自主地又唱起他心中的歌。心里想着兰花花，嘴里唱着兰花花。一想起兰花花，他浑身就来了劲，他不厌其烦地唱上一遍又一遍。

他向狱警提出，要写封信。狱警说，一个犯人，还写什么信。在他三番五次地央求下，狱警这才给他找了一支笔和一张纸。

魏国柱如获至宝，这天晚上，他激动得半晚上没有睡着，他要给兰花花写一封信，把他写歌的事情告诉她，以此来表达他对她的思念。在昏暗的光线下，他趴在地上写道：

兰花花：

近来好吗？我这里很好，不要挂念。

我不想给你惹麻烦，所以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今天这封信不知你能不能收到。我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再见到你了，只好给你写了一首歌，表达我心中的思念。现随信寄来，不知你是否喜欢？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兰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地爱死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
惟有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这首歌是我用心写的，我会永远珍藏在自己心里的。

祝：一切均好！

魏国柱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九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临近年关，临镇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年茶饭。姬南富领着姬如海和张侯英正在碾子上轧米。姬如洋慌慌张张跑到碾子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我爷爷他，我爷爷他不行了……”

姬南富知道出了大事，撂下手中的营生，不顾一切地往回跑。

他急急忙忙跑进大门，咣当一声推开双扇门，看见父亲姬兴贵口吐白沫，瞪着眼睛，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姬南富没来得及脱鞋，纵身上炕，抱住父亲，喊道：“爸爸，你这是咋啦？你咋啦？”

任凭南富怎么摇筛，姬兴贵还是没有反应。

如海和如洋这时也回到了家里。姬南富着急地说：“如海，赶快叫白大夫去。”

如海转身跑出家门，到药铺去找白大夫。

过了一会儿，姬兴贵终于有了反应，支支吾吾地哭了起来。南富见父亲光哭不说话，急得要命。

白大夫背着药箱急匆匆走进姬家大门，来到姬兴贵跟前。姬南富说：“白大夫你赶紧看看我爸爸这是咋啦？”然后转过脸对父亲说：“爸爸，白大夫来了，你给白大夫说说哪里不舒服。”

姬兴贵咧着嘴哭了起来。白大夫问：“姬老，你哪里不舒服？”

姬兴贵不理也不睬，哭了一会儿，又处于昏迷状态。谁叫他，他都不应声，只是偶尔翻翻白眼。

白大夫把姬兴贵的眼皮子翻了翻，仔细看了看，口掰开，示意说：“把舌头探出来我看看。”

姬兴贵没有一点配合的迹象。

白大夫思谋一会儿，分析道：“估计是头上出了问题。”他把南富叫到一边安顿：“这种病怕凶多吉少，你准备后事吧，估计过不了年。病人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

姬南富愁成了一份水，今天已经是腊月十九，马上就要过年了，父亲却病成了这样，这可如何是好。

姬兴贵整整昏睡了一个下午，连一口水也喂不进去，姬家老小围着他干着急，没有丝毫的办法。南富想，照这样下去，饿都会把人饿死的。他跑到白大夫家，讨教道：“病人连口都不张，你说该咋办啊？”

白大夫说：“饭喂不进去，可以喂一些米汤或拌汤。”

南富说：“连一口水也喂不进去，喝米汤、拌汤怕才不中用。”

白大夫说：“唉，也没什么好办法。等等看病情会不会好转，就看本人的造化了。”

姬南富无可奈何地回到家里，只好眼睁睁瞅着父亲，观察着病情会不会有所好转。他多么希望父亲能突然睁开眼睛，一闪身坐起来，他心里这么盘算着，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父亲没有一点起色，姬南富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从父亲得病以后，姬南富白天晚上都守在父亲跟前，生怕父亲出现意外。

南富看见面目憔悴、满脸皱纹的父亲睡在炕上，眼角挂着泪珠，南富问父亲有什么想说的就告诉他。只见父亲流着泪，口微微地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南富知道父亲有话要给他讲，但不知道父亲要说什么，他非常着急。心想，父亲病成这样，什么事情让父亲放心不下呢？

是如海和侯英给他生了两个重孙子，而没有生下重孙女？不会，父亲每当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常笑眯眯地说，能生下重孙子，就肯定能生下重孙女。

是如洋没有娶过媳妇？也不是。每当提起如洋的婚事，他常自豪地说，无论长相，还是聪明程度，再加上姬家的光景，就不愁如洋找不下对象。

是担心玉春对他的孙子不好？好像也不是。他原来有这个担忧，当玉春进了姬家的门以后，他亲眼看见，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他心里很满足，还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赞，南富和玉春的事情，实在是办对了。

姬南富突然想起来，父亲是在喊兰花花？南富急忙问父亲，是不是在喊兰花花，父亲合上口，不再喊了。对，一定是放心不下兰花花。父亲在他跟前没少说过石家人虐待兰花花的事情。父亲早就知道，只是考虑到两家的关系，没有找石家去理论。父亲病成这样，还牵挂着兰花花。南富想到这里，非常难过。没想到，这个没出息打老婆的男人石有财，让他惟一的女儿给遇上了。这宗婚姻想起来真让人后悔，姬石两家，就不应该联姻。就不应该把女儿许配给石有财。兰花花第一次没有嫁到石家，是她娃娃的造化。没想到，反手回来，还是嫁给了石有财。唉，人的命，天注定。看来女儿命中注定要遭此劫数啊。南富安慰父亲说：“爸，你放心，她现在很好，我捎话让她来看您。”想起这个龟孙子石有财，南富真想立马撵到石家，狠狠揍石有财一顿，教训教训这个不成器的女婿。没本事他不计较，可天天打自己的女人，算什么东西。

眼下，兰花花已经给石有财生了一个儿子。按说母以子为贵，兰花花的境遇应该得到一些改观，可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随之而来的是石有财变本加厉更加疯狂的虐待，真让姬南富寒心透顶。

中央红军来到了延安，反对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有时候，南富真想鼓动女儿跟石有财离婚，可离婚以后怎么办？总不能老待在娘家吧？有时候想，就是待在娘家，也比待在石家强，最起码没有人打她。如海看见妹妹受窝囊气，很心疼，也很着急，埋怨父亲不理事。姬南富并不是不管，他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管不好，伤了两家的和气不说，小两口的光景就更不好过了。

蹲在父亲跟前，看着父亲憔悴的面孔，南富心里十分酸楚。他不相信，一向坚强的父亲，就这么轻易能倒下？为姬家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就这么撂下自己挣下的这个家业？一向积善行德的父亲，就这么告别令老人家十分留恋的这块土地？他不敢相信这个现实，也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整整四天，父亲不吃不喝地睡着，不见一点起色。他心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胸口堵得喘不过气来。到第五天头上，父亲满脸蜡黄、容颜憔悴，只喘着一丝的油油气了。姬南富叹了一口气，眼里噙着泪花对如海说：“你看着你爷爷，我出去一会儿。”

他到镇上去请木匠，准备给父亲套寿材了。

这天下午，陈木匠领着两个徒弟，来到了姬家。

陈木匠让徒弟用平斤把姬家硷畔上前几年伐倒的杜梨树桩子上的树皮砍掉。他叮嘱徒弟：“使用平斤，千万要小心，会用平斤的劈平斤哩，不会用平斤的砍缆筋哩。平斤把子一定要执稳。”徒弟在师傅的指点下剥杜梨树桩上的树皮。不一会儿，黑溜溜的杜梨树皮劈得到处飞溅，撒下了一硷畔。

陈木匠用方尺方好木料，拿铅笔在杜梨木上做下记号，给墨斗里倒了点水，顺手捡起一根柴棍搅了搅，让徒弟拉线，在杜梨木上弹印上了一组平行排列的黑色线条。师徒三人，把这根粗壮的杜梨木栽起来，用大绳绞在了老槐树上。在师傅的指点下，两个徒弟来来回回拉开了大锯。

师徒三人在姬家硷畔上摆开了做木活的阵势，镇上过路的行人问匠人在做甚，匠人说为姬家套寿材。问话的人马上明白，姬家的老掌柜姬兴贵怕不行了。

到第七天头上，姬兴贵这个刚强的汉子，整整七天七夜未进一口水，一粒米，空着肚子撒手人寰了。

姬南富抱住父亲号啕大哭，家里人跟着哭了起来。顿时，姬家院落里传出了哭喊声和嘈杂声。

姬南富让郑玉春赶快把父亲的寿衣从箱子里取出来，趁人刚歿，身体还没有僵硬，把老衣穿上。

郑玉春从红箱里翻出老衣，如海顺手接过去递给父亲，父亲抖开印有“勾连万字”富贵图案的蓝色绸缎老衣，看好反正，在如海、如洋的帮扶下，一件一件地给姬兴贵穿在身上。

姬南富打扫开脚地，给脚地上铺了一些干草，他抬起父亲的胳膊，如海和如洋抬起爷爷的双腿。父子三个配合，把姬兴贵摆放到了干草上。

不到一个时辰，姬家大门上，挂出了一串岁数纸。他告诉镇上的人们，姬家的老掌柜已经寿终正寝了。

姬南富请阴阳看日子。阴阳说，年前没有好日子，要等到年后正月初六，才能出殡。

姬南富原打算年前把丧事办了，让老人家早一点入土为安。没想到，年前没有好日子。

回到家里，姬南富把阴阳先生测定的日子，告诉了家里人，也就做好了跟父亲一起过年的准备。

姬南富让儿子如海和如洋轮流守候在爷爷的身边。

姬兴贵的脚下放着一个盛有半碗小米的碗，里边插着几炷香，如洋见香快燃完的时候，取了香，跪着点燃后插到米碗里，双手撑地，磕三个头，然后站起作一个揖。他见父亲这样做，他也学着这样做。

腊月二十八下午，姬家院子里搭起了灵棚，一副刚做好的杜梨木寿材抬进姬家院子里。

这天晚上入殓。也就是把棺材抬进灵堂，把姬兴贵的遗体放到棺材里面。

入殓完毕，灵堂里传出一阵女人的号哭声。孝子贤孙跪在灵堂前，按照

辈分，给姬兴贵烧香磕头。

从这天晚上开始，孝子们每天晚上都要轮流守灵。白天，女人们要主动走进灵堂哭上几声。没有女人号哭的灵堂，别人会笑话的。亡者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享福。

农村哭丧很有趣，女人们一只手握着号帽前的遮羞帘，做着哭状动作。亲生女儿一般都是真哭，往往哭得鼻涕掩面，痛不欲生，一旦哭开，就收刹不住了，只有别人前来劝阻，才能停止哭泣。也有跟着假哭的，哭上半天，挤不出一滴眼泪。还有一部分女人，是来应付差事，可在这种悲伤氛围中，受到了感染，也会真流泪。假哭和应付差事的女人说哭就哭，说收就收。

女人们的哭声，有的像哭，有的像唱，似哭非哭，似唱非唱，抑扬顿挫，口里还不停地念念有词，“我的大大呀”，“我的妈妈呀”，“你撂下我就这么走了，还让不让我活了……”这种哭丧是陕北黄土地上一种独特的风俗。你要用直呀呀的哭声在灵堂里号哭，别人还会笑话你不会哭。号哭声变化太多，别人又会说你是假哭。不会哭灵堂的妇女，这种度很难把握。哭灵堂常常引来一些围观的人们，这些人中间，妇女们居多，她们边看边听边指画，看谁谁家婆姨会哭鼻子，哭得比唱得还好听。看谁谁家的婆姨，哭起来真难听。她们以各自的评判标准，品评着灵堂中的孝子们。

晚上，孝子们要守灵，孝子多的，守灵当然轻松，一晚上换几拨。孝子少的，守灵就比较辛苦。

守灵者见米碗中的香快要点完的时候，赶紧另取几炷香，跪在灵前点燃，恭恭敬敬地插在灵堂前。米碗里的香千万不能断，断了香火，预示着不吉利。

白天，谁看见灵前香快要燃烧完的时候，谁就去添，孝子们都操着这份心。

这里有一种习惯，谁家殁了人，镇上彼此来往的邻里邻居，都要买点香纸，到亡者的灵堂前吊丧。

如海、如洋头戴号帽，身穿号衣，手里拄着丧棍。见有人来送香纸，就跪在地上迎接。这些前来吊丧的人在他爷爷的灵堂前烧香磕头，姬家的孝子们也要跪在这些人的身后跟着磕头。

年前，姬家的女人们每天都得哭几次灵堂，孝子们每天晚上都得守灵添香。南富的母亲怕孝子们受冻，特意准备了几件老羊皮袄，让守灵者穿在身上挡风御寒。

大年三十晚上，姬南富跟如海、如洋两个儿子，给灵堂前摆了一张小方桌，把年夜饭的凉菜抄了两碟子，拿了一瓶烧酒，放到小方桌上。

如洋打开酒瓶盖，先给爷爷连斟三杯，洒在灵前。然后给父亲、哥哥各

倒了一杯酒，把自己面前的酒盅也添满，父子仨喝起烧酒来。

姬南富念叨着：“从你爷爷歿到过年，还有几天，就没有一天是好日子？”

如海说：“阴阳说没有，大概是没有吧。”

如洋说：“我看阴阳有时候是胡说哩。”

姬南富赶紧阻挡说：“娃娃家，嘴没遮拦，这些事情千万不敢瞎说，惹恼了神灵，那还得了。”

如洋看了一眼爷爷的棺木，觉得在这种场合说这类的话，确实有些不合适，也就再没有吭气。

从年前到正月初六，隔着一个年，好像很遥远。除夕之夜总算熬过来了，到了正月初一，姬南富好像抹了一个愁帽，顿时觉得轻松起来。虽说院子里摆着没有抬埋的老人，经过年前的打熬，姬家人已经适应了。

陕北人讲究，大年初一，是卧财的日子，也就是吃罢饺子后，足不出户，在家里睡一天。姬家人虽说不像往年一样，睡得那么塌实，但都还轮流着睡了一会儿。

歿了老汉，姬南富的母亲高低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好好的一个人，咋说歿就歿了，撂下她一人可咋办呀。她背转人不知掉了多少眼泪，要说伤心，怕谁也没有她伤心。快做下午饭的时候，姬南富的母亲觉得自己不舒服，踮着小脚，从院子里走到窑里，刚准备上炕，身体一用劲，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漆黑，四肢马上失去了控制。心里想用劲，两条胳膊不听使唤，一头栽在了炕席上。

玉春正在灶火圪塔烧火，看见婆婆趴在炕上不能动弹。赶紧喊道：“南富，快，妈妈不知咋啦？”

南富正在灵堂前，听见窑里玉春在喊他，一闪身站起来，三蹶并作两步跑到了窑里，一把扶起母亲，叫道：“妈，你怎么了？妈，你醒醒啊，你到底怎么了？”

母亲两眼紧闭，一声不吭。

姬南富让玉春赶快拿来一个枕头，垫在了母亲的头下，让母亲平睡在炕上。

真是祸不单行，姬南富的母亲就在这天晚上，离开了人世。姬家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年前年后，两个老人相继去世，对姬家人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姬南富跑了几十里路，来到黑阴阳家，给黑阴阳说了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

黑阴阳说：“哈呀，你父母才叫真夫妻，一个还没有埋，一个紧跟着也

走了，真是有福之人啊！”

姬南富心想，姬家殁下了两个老人，急得一家人团团转，你还说“真夫妻”“有福之人”之类的话，他听了怪不舒服。

黑阴阳其实是为了给南富宽心才这么说的，只是南富不习惯黑阴阳的这种说法而已。

“出殡的日子就放在正月初六，老两口相跟上，只要把老汉的日子测好，老婆跟上走就行了。”黑阴阳接着说：“我埋了多半辈子人了，像你家这种情况很少。虽说是丧事，你们应该按喜事来办。”

南富心想，这个黑阴阳今天是怎么了，尽说一些让人扫兴的话，明明是冷事，怎么能按喜事去办呢？

黑阴阳心想，殁下的人不能再生，两个老人齐刷刷地摆放在姬家院子里，确实让人熬煎。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给南富他们减轻压力。

姬兴贵殁下的第三天，就安排打坟了。

几个后生挖开了冻土盖，已经是半前晌了，送饭的担着一对罐子来到了这里。

给打坟的送饭很有讲究，大约一个时辰，就得给打坟的人送一次饭。面条、饺子、馄饨、米汤、炒菜、蒸馍等等，变着花样去送。打坟虽说苦重，但这一天吃得最好最饱。有些光景不好的人，就喜欢干这种营生，最起码能混个嘴油肚圆。

姬兴贵的坟已经打好了。姬家人一天一天熬着，只等日子一到，就能抬埋老人。

谁知正月初一，姬兴贵的老婆也寿终正寝了。原来打下的墓坑，显然是不行了。要动土，还得去找阴阳。南富第二次来到黑阴阳家。

黑阴阳除了告诉南富他父亲的葬期不改变外，还说：“明天是正月初三，我来给你们拨撩拨撩，把原来的墓窑往大扩一扩，我掐算了一下，两人可以合葬。”

“合葬”“并葬”都指夫妻而言。所谓合葬，就是挖一个瘠坑，一个墓窑，把两副棺木放到一个墓窑里埋葬，攒一个坟堆。“并葬”，就是挖两个瘠坑，两个墓窑。把两具棺木分别放到两个墓窑里，在墓窑的崖上，画一个类似窑洞模样的图案，就意味着两个墓窑是相通的，攒两个坟堆。

正月初三，黑阴阳再次来到临镇，在看好的坟地里烧香磕头后，交代了具体尺寸，让打坟的几个后生，在原来墓窑的基础上，继续往大扩。

几个后生，又整整干了一天，合葬的墓窑才被整理好。

正月初六这天早上，黑阴阳手执铜铃，娴熟地把个铜铃摇得嘶啦啦直响，口里嘟嘟囔囔念念有词，给姬兴贵老两口起殃。随着一声呐喊，八个后生抬起了姬兴贵的棺木，摇摇摆摆从大门里走出来，把棺木放在了硷畔上。反手回去，又去抬姬兴贵老婆的棺木。

当地有个讲究，一天之内，一家大门里，不能发两副丧。黑阴阳举起铜铃，又摇了起来，口里依然是念念有词，八个后生抬起姬兴贵老婆的棺木，来到了墙跟前。墙头上站着几个后生，弯腰去接应，棺木被高高举在空中，越过了墙头，墙外站着的几个后生接过棺木，轻轻地放在了地上，墙上的人嚯哩嚯隆^①跳下墙头，将近二十个后生，紧接着把棺木抬到了老李家的塄畔上，准备从他家塄畔上吊下去。通过院子，走出大门。两副棺木就可以并成一队，抬到坟里去。

黑阴阳事先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自作主张就这么安排了。

棺木要从老李家塄畔上往下吊，老李家立马出来拦挡。老李说：“装死人的棺材，怎么能走我家塄畔呢？”

黑阴阳见老李出来阻拦，解释说：“棺木从塄畔上吊下来，马上就抬出了你家院子，并不妨碍什么。”

老李说：“你说得轻巧，这棺木从你家院子里通过，你同意吗？”

黑阴阳说：“你们两家是上下邻居，就给个方便吧。”

老李的老婆说：“其他甚事情都好说，棺材走我家院子，我们不能答应。”

姬南富说：“你们就行行好吧，遇上了这种事情，也是没有办法啊！”

老李说：“不是我难说话，让黑阴阳想想其他办法，不要因为这事伤了我们两家的和气。”

老李的老婆说：“就是，黑阴阳他这么做确实不妥。”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老李家塄畔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围墙外边也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黑阴阳已经意识到他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把南富拉到一边，悄声说：“你赶快回去，提上一颗猪头，提溜上两瓶烧酒，悄悄送到老李家，看能不能商量妥。”

姬南富赶紧跑回家，提起灵堂前撤下的一颗猪头，又让玉春找了两瓶烧酒，急急忙忙跑下坡，趁黑阴阳跟老李两口子说话的时候，悄悄溜进老李家大门。

黑阴阳一边给老李家两口子说好话，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姬南富，他

① 嚯哩嚯隆：陕北方言，形容动作快的声音。

看见南富已经走进老李家大门，扶住老李的胳膊，说：“走，咱们回你家去再说。”

老李拉着脸，走在前面领路，黑阴阳跟在后面，老李的老婆也跟着他俩，三个人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一条缝，走进老李家大门。

进得大门，黑阴阳转身把大门插上，把看热闹的人挡在了外面。黑阴阳想，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当着众人的面来处理。

黑阴阳给南富使了一个眼色，让南富赶紧把猪头和烧酒提到窑里商量。

南富眼疾手快，赶紧提起东西，走进了窑里，把油腻腻的猪头和两瓶烧酒，放在了老李家的锅台上。

老李看见东西放到自己的锅台上，说：“南富，你这是做甚？我这样做，又不是为了点东西。”

南富说：“这颗猪头和两瓶烧酒，是我给老叔赔罪的。本来应该事先给你打个招呼，家里一前一后，殁了两个老人，把人给急糊涂了。”

老李说：“这种事情，走下了道道，以后镇上殁了人，再要从我家垱畔上过，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黑阴阳说：“一下殁两个老人的事情，太少了，我埋了半辈子人了，这还是头一回碰到。姬家住在你家上头，只好从你家垱畔上往下吊了，再没有其他出路。你是个明白人，一看出路就清楚了。其他人家不可能从你这里过，放下大路不走，谁还爱走垱畔。”

老李盯着锅台上的猪头和烧酒，拿起烟锅，装了一锅烟，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黑阴阳觉得老李有了让步，紧接着说：“姬兴贵德高望重，姬家光景好，在临镇也算数上的人家了。姬家的两个老人，虽说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走的时候能相跟上，实属少见。二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夫妻啊。我曾经给南富交代过，他家的这个丧事，应该按喜事来办。不信，你问问南富，看我说过这话没有？你放心，这事我比你懂得多，会给你家带来好运气的。”

南富赶紧说：“在测日子的时候，确实说过这话。”

老李疑惑地问：“丧事真能当喜事过？”

黑阴阳说：“咱这里丧事当喜事过有两种情况，岁数大的顺心老人殁了，丧事可以当喜事过，白事也就办成红事；一家中殁下了两个老人，白事也可以当红事过，南富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老李的老婆转怒为喜，说：“如果是喜事，还可以商量。”

老李说：“唉，按说姬家对我们也不薄，几十年来，两家大人娃娃从来没红过脸。今天这事情，把我也给弄糊涂了。”

南富说：“我知道老叔是个开通人，会让我老人从你这里过的，她老人家这一生，走你家院子，也就这一次机会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老李看见南富难过成这个样子，一闪身站起，痛快地说：“什么话也不说了，让孝子们吊吧，谁让咱们是邻居呢？”

黑阴阳马上从老李家窑里走出来，站在院子当中，大喊一声：“抬棺木的赶快上手，把棺木吊下来。”

老李家大门打开了，院子里进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几个身穿号衣的孝子，来到院子里，接应棺木落地。

在黑阴阳的指挥下，六条绳索称着棺材，慢悠悠地从老李家塄畔上放了下来。

临镇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棺材从塄畔上往下吊，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有些人心想，塄畔上吊棺材，万一绳索出点问题，那场面将会十分难堪。人们都为塄畔上吊棺材捏一把汗。

棺材终于吊下来了，稳稳当当地放在了老李家院子当中。孝子们一攒上手，抬起棺木，急匆匆地走出了老李家的大门，把棺材放到了老李家的硷畔上。

黑阴阳赶紧跑到姬家硷畔上，又指挥孝子们去抬姬兴贵的棺木。帮忙吊棺材的八个后生，反手回到姬家硷畔上，迅速抬起姬兴贵的棺木，一阵风地走下了姬家坡。在老李家门口等待的另外八个后生，见上面的棺木抬下来，赶紧抬起姬兴贵老婆的棺木，紧紧跟在后面。

站在高处看这支送葬的队伍，真够气派的。前面有两班吹鼓手引路，十六个原封后生，抬着两具棺木，身后跟着手执丧棍花圈的孝子贤孙，前头的人已经走在了正街上，后头的人还在小巷深处。

棺木路过镇中心，中心街家家户户的硷畔上都燃起了一堆柴火。送葬的队伍经过哪里，哪里的家户都要这么做，除了避邪，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示对亡者的悼念。

光景殷实的人家，还会站在硷畔上放上一挂鞭炮，给亡者送葬。

姬兴贵的墓地看在镇前头一个向阳的山坡上。

一群送葬的人，簇拥着两副棺木，来到了挖好的坟地里。在黑阴阳的指挥下，经过一阵折腾，两具棺木并排摆放到了墓窑里。

黑阴阳站在瘠坑的上方，挥动引魂杆，口里念念有词地在那里招魂。把亡者的阴魂招到墓窑里，附着到亡者的身上，阴魂和尸体一起埋葬。

到坟上参加葬礼的人，一个个都要背转身，只怕亡者的阴魂走进墓窑的时候，把自己的魂儿也带走。

招魂完毕，他把引魂杆直插瘠坑中，孝子们抡起镢头，抄起铁锨，往瘠坑里填土。

姬如海是长孙，也是扛引魂杆的人。现在正站在瘠坑里，两手向后背握住引魂杆，一边把瘠坑的土往瓷实里踩，一边往起拔引魂杆，这就叫“背引魂杆”。瘠坑里黄尘端冒，不一会儿就把如海罩成了一个土人。瘠坑还没填到一半，如洋抢上前去顶替哥哥，也背起了引魂杆，据说，长不高的娃娃，只要在埋人的时候背了引魂杆，就能长高。

不一会儿，一个坟堆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姬南富伫立在坟前，久久不肯离去。

掩埋了姬兴贵老两口，姬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隔三差五，就刮一次老黄风，看见漫天黄风斗阵，兰花花心里感到十分凄凉。

兰花花天天牵挂着魏国柱，她想他快要想疯了，满脑子都是他，他的影子老在她眼前闪现。醒着的时候想着他，睡梦中梦见他。他成了她整个的心灵依托。能见他一面是她此时最大的心愿。

她恨石有财，恨得咬牙切齿，一看见他，她心里就堵得慌。在他跟前，她有一种压抑感、恐惧感和厌恶感。这种感觉没有丝毫的减退，而且与日俱增。

想到钱小宝，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他让她背上了不白之冤，在石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石有财三天两头拿钱小宝侮辱她，经常给她伤口上撒盐。

她佩服尚明祥的学识，但对他的所作所为很反感。明明知道她有心上人，三番五次地给她献殷情，写求爱信，作为一个男人，没有一点骨气，她很不喜欢这种男人。

她有时感到失落、惆怅、压抑，有时感到恐惧、愤恨、厌恶。在她的心灵世界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她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石文智一天天地长大，长得白白胖胖，非常可爱。看见石有财凶神恶煞的样子，他还咯咯地笑。石有财的心慢慢软了下来。

人心都是肉长的，石文智出生以后，石有财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看见娃娃不像以前那么仇视了。他好像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孩子。偶尔，也逗逗文智。只要镇上人不说文智是个野种，他也就认了。

只要有人说，这个孩子不像他时，他心里就不舒服，就会跟兰花花和孩子过不去。他会把一腔怨恨，都撒在兰花花和孩子身上。

魏国柱和钱小宝都坐了禁闭，尚明祥远在延安。石有财总算放下心来，

也就放松了对兰花花的监视。

石有财发现，兰花花没有原来那种天真活泼的性格了。光彩照人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憔悴。看到她整天这样冷冰冰地对他，想着别的男人，对着窗户纸发愣发呆的样子，石有财不能容忍她这么做，心里非常恼火。他常常抓着她，让她看着他，要看得专注，看得认真，要把他看在眼里，让她记住，他才是她的男人。

她很难满足他的这一要求。面对一个她厌恶的男人，要她装出喜欢、羡慕的样子，向他微笑，真比杀了她还难受。

石有财不止一次地说：“你身子是我的，你的心是我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兰花花听见这样的话，觉得石有财很愚蠢。她不止一次用眼神告诉他：你可以把我圈到窑里不让我出去，但你圈不住我的一颗心，我的心是属于别人的，你永远得不到。

因为这种冷漠的表情，石有财不知打了她多少次。夜晚，他想和她亲热，她却没有任何表情，气得他大动肝火，骂道：“看看你这样子，跟死人有什么区别，真他妈的扫兴。”有时候，他故意赌气地趴在她身上歇斯底里地发一阵疯，兽性般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后，才肯放过她。更多的时候是怨恨撒不出去，就扇她几个耳光，气急败坏地打骂一气。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她忍辱含垢，承受着石有财对她的凌辱。

石文智出生几个月后，兰花花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又怀上了二胎。她呕吐，发昏发困，跟怀石文智的症状一模一样，不用问人，她知道自己又怀上了。看见别人吃东西，自己忍不住直流口水，什么都想吃；但真正让她吃，又什么也吃不下去。生了石文智，她身体极其虚弱，加上石有财的百般凌辱，她实在有些吃不消了，但为了儿子，还得苦苦地支撑着。

